

天空 朋下沙友圈作

为了患白血病的孩子，爸爸快跑

中青报 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 强文并摄

在外卖骑手手里，47岁并不算有竞争力的年纪。爬楼已赶不上年轻人，跑单也不敢太快。隔三五请假，再上线时系统的派单量明显下降。

尽管如此，李春海还在坚持。作为一名白血病患儿的家属，钱是孩子活下去的希望。他所在的外卖站在三河市燕郊镇，距离燕达陆道培医院仅3公里。这个外卖站里，有103名外卖骑手，其中14名是白血病患儿的父亲，最小的29岁，最大的49岁。

李春海算是大龄骑手。为了给儿子治病，他卖掉房子，花光积蓄，还欠下40余万元的外债。他12岁的儿子李固在燕郊镇治疗白血病已有3年，而这已是他家第二个得此病的孩子。

我就是老天爷案板上的肉，他把我横着切几刀，竖着再切几刀，他还不算完，还要撒上盐在锅里正反面煎。被白血病驱赶着跑了13年的李春海说，如果不是为了给小孩看病，我不会来到这个地方。

1

在燕郊的白血病患者家属里，能做外卖骑手，已算是幸运。这意味着孩子在经历过发病、确诊、化疗、配捐、移植后，进入病情相对稳定的阶段。

送外卖是他们维持生活的方式之一。这些家庭绝大多数分工明确，女人看孩子，男人找工作。当然也有例外，外卖站里首个特殊骑手是一位单亲妈妈。女人一边送外卖给孩子挣钱救命，一边独自照顾孩子，然而跑单不足30天，孩子没了，她一个人悄悄地离开了燕郊。那是2019年。

之后一年多，外卖站最多时迎来24名白血病患儿的父亲。吸引他们的不只是每单4元的配送费，还有一笔针对外卖骑手子女的1万至5万元的大病救助。

李春海是这群特殊骑手里少有的不止一次拿过“单王”的人，最高的一天跑了76单。他总是在较劲，多数时候那是一件很难的事情。

我一天不跑（都不行）。我老婆孩子光靠低保？李春海送了4个月外卖，平均每个月挣3000多元，我现在挣的钱几乎都是打到医院。日子过得紧巴巴的。

外卖站里的父亲们很多穿着从老家寄来的旧衣服，身上少有的新装是送外卖后才买的厚皮裤，用于抵抗燕郊冬日的风。他们腿上很多条皮裤都已磨掉黑皮，露出黄棕色的夹层布，有的甚至因为长时间骑在电车上被磨烂了裆部。

李春海下身同样穿着黑色皮裤，上身裹着妻子不穿的旧羽绒服。他一天中能正经地吃顿饭的时间是下午两点。那时，燕郊镇的许多餐馆已过午间用餐高峰，他通常会去一家牛肉面馆，点一碗牛肉面，不要牛肉，两元。

他声称自己正在减肥。10多年前，在新疆，他家一年要吃掉十几只羊，现在肉都很少吃，除非是儿子李固吃剩的。外卖站里也有改善生活的时候，比如发工资后，这些白血病患儿的家属常约着聚餐，每人花50元吃个火锅。但两块钱一碗的面，才是他们最常吃的。

2

每天清晨，他们会在外卖站打个照面，晨会后，找个阳光好的地方，一边晒太阳聊天一边等单。他们之间的谈话，多与送外卖有关，很少聊起各自的孩子，也很少提及过去的生活。

单一来，他们钻入小镇的各个角落。他们比许多燕郊人更熟悉这里的街巷、店铺，知道哪个十字路口更堵，甚至掌握着某个单元楼的开门密码。他们被白血病驱赶着跑。有时候，他们也说不清楚是怎么撑下来的。用外卖员李奇的话说，就跟做梦一样。

他的儿子2012年确诊为急性B型淋巴细胞白血病，治了3年，后来家人以为康复了，病例也被妻子一把火全部烧掉，没想到，2018年11月，儿子白血病复发。他在西安进行CAR-T治疗（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免疫疗法）。让他感到绝望的是，做了两个疗程不管用。那是几近崩溃的李奇第一次想放弃。

吃饭不香，看太阳都没光。李奇形容那些被白血病和贫穷反复碾压的日子，钱还是凑不够。李奇说，多年以前，他设想儿子未来肯定不会住在老家，工作后在外地谈个对象，在哪儿买房，给他拿点钱，交个首付。想病痛碎了他们原有的生活与未来的设想。

不是谁都能熬过来，很多人都放弃了。李奇说，多年以前，他设想儿子未来肯定不会住在老家，工作后在外地谈个对象，在哪儿买房，给他拿点钱，交个首付。想病痛碎了他们原有的生活与未来的设想。

不是谁都能熬过来，很多人都放弃了。李奇说，多年以前，他设想儿子未来肯定不会住在老家，工作后在外地谈个对象，在哪儿买房，给他拿点钱，交个首付。想病痛碎了他们原有的生活与未来的设想。



2月26日，徐林军的妻子在家里陪女儿徐浩媛。



3月3日，李春海到燕达陆道培医院送餐。



3月1日，徐浩媛在家里建游乐场。



2月27日，一位在燕郊的白血病患者骨髓移植后枯瘦如柴。



2月28日，于铁臣的儿子于海龙坐在他的房间里。

儿子一定要好起来。他说，那是唯一支撑自己熬过来的希望。我往前迈一步，他可能会活下去。但我往后退一步，绝对是死路。

对李春海而言，在这条脱白的路上，他最担心的并不是没钱，而是没有希望。12年前，白血病已经夺走了他的大女儿李杨。在那之前，他穷尽各种努力，几乎跑遍了天津、北京的各大医院，但最终失败了。

于铁臣也是被白血病反复折腾的那一个。儿子于海龙2014年8月确诊，2019年12月复发，2020年4月骨髓移植。如今他和妻子住在燕郊，老家的房子已经卖了，手里的“饥荒”（方言，意为欠款）都有40多万（元），用于大连与北京之间往返的火车票超过3万元。

晚上睡觉前，他脑子里总想，死了也挺好啊，一了百了，往那歪一躺，特别静。跟白血病干了7年仗的他，醒了之后，就不是那种感觉，就特别烦躁，事儿特别多。

能把孩子病看好，健健康康地回家，身无分文都行。于铁臣说，面对生活压力和各方面压力，我们必须得选择一种工作在这里维持生活，别管挣多挣少，必须得去干。

3

于铁臣有时候感觉，只要跨上那辆450元租来的电瓶车，不停地往前跑，烦心的事就能抛在脑后。

敲开燕郊一家单元楼住户的门时，没人能从那张只露着双眼的脸上看出，他们是白血病患儿的父亲。配送费每单4元，和普通骑手一样，并不会因为他们的特殊而更高。

浙江人徐林军从没算过要送多少单，才买得起女儿吃的一颗靶向药，他不敢算。一颗药将近500元，有时候，这群父亲送一天，买不起半粒药。

他们也会被偷餐，被给差评，会因为超时给顾客赔不是，因为汤洒出来被陌生人甩脸色，因为点了提前送达而被系统罚款500元。一旦被罚或赔钱，半天，甚至一天的忙碌就白费了。

我们也想过那种正常人生。都这个年龄段了，干事业都应当蒸蒸日上。现在成天都是点头哈腰，求爷爷告奶奶，为了谁呢？于铁臣说，为了子女，没办法啊，你这个腰必须得弯下去。

这件不知该找谁说理的事和那碗面一起咽进了肚子里。

有一次，李春海被冻僵的手指不小心碰到手机屏幕，提前点了“送达”，他迅速卸载用于跑单的App，然后原地不动，系统无法抓取骑手的定位，免于500元的罚款。500元快赶上李春海在燕郊一个月的房租。

送外卖之前，李春海常开的车是一辆奥迪A6。他在新疆打工，喂过狐狸、搞过棉花、做过模具，后来开始卖建材，送货车从三轮变成四轮，生意和生活都很有奔头。

大女儿李杨在乌鲁木齐确诊白血病那天，是2008年2月14日。为了给女儿治病，他卖掉了刚花11万元买的房子，然后带她到天津化疗，病情没得到缓解。他又带着女儿到北京，进入化疗。积蓄和借款被花得一千二净时，他就去东直门的天桥上乞讨。

实际上化疗无法治愈女儿，最根本的办法是骨髓移植，而那时没有亲生的兄弟姐妹，骨髓配型非常困难。李春海记得，医院建议我们再生一个孩子来救女儿。

再生一个万一是（白血病）呢？二哥劝他。

李春海说：我们总得活呀，总得有希望活下去。

2009年2月14日，女儿李杨走了。2009年8月22日，儿子李固生了。

李固的名字是他取的，他希望儿子坚固、可靠。后来家里又添了小女儿，他取名李钻，因为钻石是世界上坚硬的东西。

只是一种无形的恐惧缠绕着他。我儿子有个什么风吹草动，就会想到那个病。儿子从小就经常感冒，有时高烧不退，做过几次骨穿，结果都是好的，但他总是害怕。

直到2017年12月，他所恐惧的变为现实，白血病再次找上他的孩子。之后的三年多时间里，那个病再次掏空这个生活刚有起色的家庭。

很多路，李春海又重走了一遍。好在治疗三年多后，儿子李固身体向好。李春海一天天挺过来，只是他越来越老。燕郊的寒风时常抽得他两颊泛红，把挂在嘴上的口罩冻得僵硬。

4

从外卖站出来，上燕灵路，往南走3公里，会路过各式各样的杂货店，在一片遍布红瓦屋顶的村子里，找到了李春海和妻子租住的家和公寓。公寓离陆道培医院只有900米。李春海住在4楼，一条狭长而幽暗的过道连接着16扇门，其中15扇门里都住着白血病患者。他们每月花600元租下一套不足30平方米的房子。

客厅也是卧室，陈设简单，里面摆着一个衣柜，两张床，三张小桌。靠门的一张小床属于儿子李固，窗边的一张大床属于李春海和妻子。窗外有几棵他叫不出名字的树，熬了一冬正等待天色转暖，抽枝生芽，怕热的李春海，指望它夏天能挡点阳光。

做了骨髓移植后的白血病患者需要住在干净的地方。孩子的父母尽量选择贴瓷砖而非铺木地板的房屋，以避免甲醛污染，厨房和卫生间一定是独立的。给孩子做饭，只能用橄榄油，蔬菜要买新鲜的且要用纯净水清洗，煮熟，碗筷洗刷后要放进消毒柜。每个家庭都需要一台空气净化器，24小时开着。

客厅通常并不会迎来什么客人，除了病友。2020年的除夕夜，李春海家和隔壁两家病友一起过的。李春海和隔壁两家病友一般不被允许进入屋内，以减少给免疫力尚低的孩子带来风险，外卖员也不允许进屋，挂在门外用竹棍和绳子自制的晾衣杆上。

儿子生病以来，李春海一直见缝插针般地工作。他去劳务市场揽活，脚边摆着小纸盒，纸板上写着“木工、瓦工、改水、改电”。2020年初，他带着两三个病友和十几个工人到北京小汤山医院搭建隔离病房，每天500元。病友群里后来还有疫区武汉招工的消息，每天1500元，但没人敢去，李春海也没去，去了我儿子就照顾不上了，出啥状况就麻烦了。

如今，李春海从早上九点半跑单到晚上九点半，很少感觉到累，有时身上的羽绒服已经被汗浸透。但在他看来，送外卖比他干过的其他活轻松得多。

我要是干一天木工，早晨起来手就伸不开。干瓦工的时候，蹲一天腰疼得受不了。贴瓷砖要在地上单膝跪着。李春海说，最累的还是干装卸工。

最艰难的日子已经熬过去了，这群中年骑手如今最怕的是自己倒下。安全是第一位的。在路上，徐林军不敢跑太快。女儿徐浩媛3年前在上海确诊白血病。他知道，自己一旦出事，这个家就会跟着塌掉。有一次女儿在手机上看见穿着黄色外卖服的男子骑车摔倒了，哇哇地哭起来，以为是爸爸。

5

对于很多白血病患者家庭来说，回归普通人的生活是一件奢侈的事。

于铁臣去送外卖，17岁的于海龙就坐在家里的椅子上，听歌，或者站在窗口向远处张望，他想着有一天能够重回学校。12岁的李固喜欢按着在病房学校里学来的节奏敲打桌子，或者约着其他病友打

吃鸡游戏，李春海偶尔听见他们一边打游戏一边聊，那个谁谁完了，谁谁不行了。

6岁的徐浩媛没机会去游乐场，她用其他病友送的积木玩具在客厅里盖大厦，建游乐场。她说自己是“造房子”的人。她没来得及上过一天学，却表现出对书的强烈热爱，每天都会让妈妈将书上的故事念给她听。

李春海难得一次带孩子出游是在2008年。那时，大女儿的病已经很重了，但他先回老家办完港澳通行证，一家三口去了香港的迪士尼乐园。

因为我女儿说了一句话，她要看米奇。李春海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，他也不知道女儿是从哪儿知道的米奇，但无论如何要满足女儿。他记得，当时一同进仓的孩子去世后，父母遗憾孩子生前想去天安门，因为家人担心孩子感染，想等治好了再带去。

更多的时候，这群父亲很少有时间陪在孩子身边。有时候他们早晨离开时，孩子没起床，晚上回来时，孩子已经睡着了。那些母亲几乎24小时贴身伺候。2018年年底女儿确诊后，徐林军的妻子再没回过家，以至于错过了父亲的葬礼。她的全部精力都放在女儿身上，自己的肾结石也无暇顾及。

在上海给女儿看病时，妻子每天去菜市场买三四块钱的肉，给孩子补充营养，夫妻俩吃馒头、咸菜。肉铺老板问，这一块肉也不够吃呀？妻子说，自己不吃，给孩子吃的，再后来买的次数多了，老板也不再问。

三年来，女儿的过往都被徐林军用照片和视频存在手机里。在上海化疗时，女儿难受得把头皮抓破，脑袋上布满伤痕。如今，从外表上已看不出这个可爱的小女孩儿是个被白血病折磨了3年的孩子。只是，她明显比同龄的孩子看上去更瘦小，新长出来的头发，像枯黄的细韭菜，无力地耷拉在头顶上。

但所有的事情都必须往好处想。李春海已经在计划离开燕郊的事。他说，送外卖并不是个适合挣钱还债的工作，他打算等儿子病好后，就跟朋友去澳大利亚装修，一两年就能把债还清。

前不久，他回到老家吉林，送来燕郊过年的李钻回去上学。他把妻子和李固也送了回去，让他先回去适应环境。

他回家看到72岁的母亲还在捡废品，积攒在出租屋里，然后卖掉。他觉得自己亏欠母亲太多。自从儿子确诊后，原本每天都会和老姐妹们去鸭绿江上的江心岛闲逛的母亲，开始推着装废品的车在街头四处游荡。在老家待了3天，李春海一个人回到燕郊，继续骑着电瓶车送外卖。

□ 杨 杰

早晨一睁眼，我的鼻子首先感受到了异样，一股土味儿。起身，脚踩在地板上有着细微的粗糙感。瞥了一眼床边的空气净化器，室内灰尘、PM2.5和异味的指示灯罕见地同时变红。

拉开窗帘，曾经的潮流聚集地，已经变成一个大型施工现场。事实上，北京已经被笼罩在沙尘之下，中国南京、鸟巢全部像蒙上了一层怀旧滤镜。

手机里的新闻推送叮叮咚咚传来。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，这是近10年来影响中国最强的一次沙尘天气过程。北京大部分地区PM10浓度超过2000微克/立方米，能见度跌至300-800米。朋友从城市另一端发来信息：你家里开着净化器也有土味儿吗，我还以为是我家鼻子太敏感了。

翻出储备的防护级别最高的口罩，把头发绑结实，鼓起勇气迈进风中。

路上的行人让我立刻回想起小时候的经典画面。在我的老家，冬春之际，女士们将红色的纱巾缠在头上。她们穿着颜色模糊的衣服，迎风艰难地蹬自行车，像悬浮在黄沙中的红色火柴头。

长年不见的沙尘暴又把人带回记忆里，怀旧情绪是副作用之一。年长些的，听着崔健发的新歌，又望一眼窗外，好像青春回来了。也有人说是穿越回2009年，北京依然黄沙漫天，影院依然在放《阿凡达》。

人们对沙尘暴进行了系统的开发，从怀旧情绪，到朋友圈含沙摄影，再到段子创作，从天而降的沙尘组成了当代人大型艺术创作的土壤。

段子手极力展示十八般武艺：出去一圈，回来就是出土文物；一看进京取消核酸检测，沙尘暴也按捺不住了。还有创作诗歌的，低情商版本是“五米外雌雄同体，十米外鬼不认；高情商版本则是“今天，北京能见度低到我只能看到你”。

被集体解构的沙尘暴是指能见度小于1公里的沙尘天气。1993年5月5日，甘肃发生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风沙灾难，造成85人死亡。这次灾难引起各界重视，各路专家投身沙尘暴研究，有人认为反厄尔尼诺的大气现象造成；有人认为是植被破坏，荒漠化造成；还有人认为是生态系统里的正常现象。

在专家几十年的论战里，沙尘暴不定期造访北京。上世纪80年代以来，北京3月份平均沙尘日数为2.4天，2000年以来最多的一次出现在2001年，有9天。

2000年3月27日，沙尘暴来袭，丽泽桥东一家汽配商店被大风掀翻，海淀区某饭店5米高的烟囱被刮成“斜塔”。两年后，一次更大规模的沙尘暴席卷而来，北京市区能见度小于500米，某些地方小于100米，总降尘量高达3万吨，相当于人均24公斤。

人们记忆里上一次比较严重的沙尘暴发生在2015年，北京多个监测站点PM10浓度超过1000微克/立方米，达到重度污染。时隔6年，熟悉的味道又回来了。

这一次的沙尘暴更是来势凶猛。截至3月15日上午9:30，北京有428架次航班取消，取消率超过21%。内蒙古包头市、满洲里市的幼儿园、中小学停课。满洲里市各线路公交车亦宣布暂时停运。而在此次沙尘的源头蒙古国，沙尘暴已造成10人死亡，另据不完全统计有1200余头牲畜走失。

丰富的沙源、强风和空气不稳定性造成了这次沙尘暴。它也许是人类过去行为的恶果，也许只是一种自然现象。风吹起尘土，我们通过一种艺术再创作的方式又吹灭了它，这是往年未见之文化景观。

夜幕降临，黑暗成为低能见度的最好庇佑，潮流聚集地渐次亮起红绿灯光，像无数平常的夜晚，沙尘早已看不见。一家主打室内氧吧的健身房给我发来信息，几架沙尘暴图片围绕着健身房里的空气质量优，销售人员说，这就是您选择我们的理由。

满屏的调侃和PS照片背后，大自然也在透露着自己的终极威严。《元史》记载，1367年三月庚子，大风自西北起，飞沙扬砾，白日昏暗。沙尘席卷了北京几百年，人们可能已经在基因里迭代出与之相处的方式。